

## ※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篇-條文 24

發汗，若下之而煩熱，胸中窒者，梔子豉湯主之。

〔註〕：

發汗表未解，若下之，表邪入裏，既不從實化而為結胸、氣衝，亦不從虛化而為痞硬、下利，但作煩熱、胸中窒者，以表邪輕，所陷者淺，故祇為煩熱、胸中不快也。梔子苦能涌泄，寒能勝熱。豆豉輕腐上行，佐梔子使邪熱上越於口。庶一吐而胸中舒，煩熱解矣。

〔集註〕：

方有執曰：窒者，邪熱壅滯而窒塞，未至於痛，較痛為輕也。

程知曰：下之，而陽邪內結，則以陷胸攻之；陰邪內結，則以瀉心開之；至虛熱上煩，則以梔子豉湧之。未經下，而胸中多痰，則以瓜蒂吐之。已經下而胸中虛煩，則以梔子豉吐之。古人於虛實寒熱之法，既明且備如此。

林瀾曰：陽受氣於胸中，若汗、若下，使陽氣不足邪熱客於胸中，結而不散，煩熱窒塞，故宜此湯吐胸中之邪。

汪琥曰：胸中窒者，胸中有物也。下之而不出，以其物在膈上，故宜吐之。

## ※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篇-條文 25

下利後更煩，按之心下濡者，為虛煩也，宜梔子豉湯。

〔註〕：

此承上條誤下下利後，不見諸逆，惟更加煩者而言。然按之心下濡而不痞者，是虛煩也，故亦宜梔子豉湯。若按之不濡而痞硬，則又為實煩，當用大黃黃連瀉心湯矣。

〔集註〕：

方有執曰：更煩，本有煩，不為利除而轉甚也。

林瀾曰：此利後餘熱之證也。曰下利後而利止者，必非虛寒之煩，乃熱遺於胸中也。按之心下濡，雖熱而非實熱，故用此以清其虛煩。

程應旂曰：熱利則煩，若得之利後，而心下不硬者，此為虛煩，乃餘熱乘虛而客於胃中也。

## ※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篇-條文 26

發汗吐下後，虛煩不得眠，若劇者，必反覆顛倒，

心中懊憹，梔子豉湯主之。若少氣者，梔子甘草豉湯

主之。若嘔者，梔子生薑豉湯主之。

〔註〕：

未經汗、吐、下之煩，多屬熱，謂之熱煩。已經汗、吐、下之煩，多屬虛，謂之虛煩。不得眠者，煩不能臥也。若劇者，較煩尤甚，必反覆顛倒，心中懊憹也。

煩，心煩也。躁，身躁也。身之反覆顛倒，則謂之躁無寧時，三陰死證也。心之反覆顛倒，則謂之懊憹，三陽熱證也。懊憹者，即心中欲吐不吐，煩擾不寧之象也。

因汗、吐、下後，邪熱乘虛客於胸中所致，既無可汗之表，又無可下之裏，故用梔子豉湯，順其勢以涌其熱，自可愈也。有前證，若更加少氣者，是熱傷其氣也，加甘草以扶之。若嘔者，是熱迫其飲也，加生薑以散之。

〔集註〕：

方有執曰：虛煩不得眠者，大邪乍退，正氣暴虛，餘熱悶亂，胃中不和也。劇，極也。反覆顛倒，心中懊憹者，胸膈壅滯，不得舒快也。所以用梔子豉湯，高者因而越之之法也。

程應旂曰：發汗、若吐、若下，或胸中窒，或虛煩不得眠，或反覆顛倒，心中懊憹，皆屬三法後，遺熱壅遏在上，客於心胸，是以擾亂不寧也。並非汗不出之煩躁，大青龍無所用，諸法亦無所用，

惟宜以梔子豉湯主之。蓋梔子氣味輕越，合以香豉能化濁為清，但使湧去客邪，則氣升液化，而鬱悶得舒矣。

汪琥曰：虛煩證，奚堪再吐，不知虛者正氣之虛，煩者邪氣之實，邪熱鬱於胸中，是為邪實，吐證仍在，理宜更用吐法。所以虛煩二字，不可作真虛看，作汗、吐、下後暴虛看。

## ※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篇-條文 27

傷寒下後，心煩腹滿，臥起不安者，梔子厚朴湯主之。

〔註〕：

論中。下後，滿而不煩者有二：一熱氣入胃之實滿，以承氣湯下之；一寒氣上逆之虛滿，以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溫之。

其煩而不滿者，亦有二：一熱邪入胸之虛煩，以竹葉石膏湯清之；一懊憹欲吐之心煩，以梔子豉湯吐之。

今既煩且滿，滿甚則不能坐，煩甚則不能臥，故臥起不安也。然既無三陽之實證，又非三陰之虛證，惟熱與氣結，壅於胸腹之間，故宜梔子、枳、朴，涌其熱氣，則胸腹和而煩自去，滿自消矣，此亦吐中寓和之意也。

〔集註〕：

程應旂曰：凡邪客胸，便上下不交，此與結胸、心下痞相等，雖吐、下、和解，各不同法，其為交通陰陽則一也。

沈明宗曰：下後，微邪內陷，而無痰飲搏結，故無結胸、下利。但邪陷胸膈，擾亂於上則心煩；邪入腹中，在下則腹滿。兩邪逼湊胸腹，所以心煩、腹滿，用此一涌一瀉，亦表裏兩解法也。

## ※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篇-條文 28

傷寒，醫以丸藥大下之，身熱不去，微煩者，梔子

乾薑湯主之。

〔按〕：

梔子乾薑湯當是梔子豉湯，梔子豉湯當是梔子乾薑湯，斷無煩熱用乾薑，結痛用香豉之理。

〔註〕：

傷寒表邪未解，醫以丸藥大下之，不至結胸、痞硬，猶未成逆也。然身熱不去，表仍未罷也。微煩者，熱陷於胸也。表熱之在胸者，既輕且微，故不可下，亦不可清，惟宜以梔子豉湯，微涌其熱，則微煩可除，而吐中有發散之意，身熱亦可解矣。

〔集註〕：

汪琥曰：丸藥誤下，邪熱不除，所以身熱不去，邪氣乘虛客於胸中，故令微煩也。